

# 无人之地

## No Man's Land

[英] 巴里·英格兰 著  
张雪梅 陈京蕾 译



昆仑出版社

# 无 人 之 地

[英] 巴里·英格兰 著  
张雪梅 陈京蕾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图字：军 - 2001 -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人之地 / (英) 巴里·英格兰著; 张雪梅, 陈京蕾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1.2

ISBN 7 - 80040 - 566 - 4

I. 无… II. ①巴… ②张… ③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59 号

Copyright©1997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1997 -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IMITED WORKING IN ASSOCIATION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无人之地

|                                  |                                  |
|----------------------------------|----------------------------------|
| 作 者: 巴里·英格兰                      |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
| 译 者: 张雪梅 陈京蕾                     | 印 刷: 三河艺文印刷厂                     |
| 责任编辑: 郭米克                        | 开 本: A5                          |
| 装帧设计: 康 慨                        | 字 数: 258 千字                      |
| 责任校对: 吴 汇                        | 印 张: 9.375                       |
|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 印 数: 5000                        |
|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
| 邮 编: 100081                      | 印 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电 话: 62183683                    |                                  |
| http: //5033.peoplespace.net     | ISBN 7 - 80040 - 566 - 4 / I·425 |
|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 定 价: 16.00 元                     |

# 目 录

野外 / 1

家 / 69

大路 / 145

首都 / 201

野外 / 273

# 野 外



萨维吉像个幽灵般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树丛之中，晨雾围绕在他的四周。前方又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

“向上帝发誓，我一定会杀了你们的。”

这句话招来了一阵男人的嘲笑声。

“这可不是你的真心话。”

“你自己也明白这种话是说了也不算数的。”

“我向来说话算数。”

但她的话音中已透出一丝胆怯。

已经接近树丛的边缘，萨维吉蹲了下来。树丛的那边是一条林中小径，此刻那个女人正站在这条小径的边上，端着枪，指着面前的三个男人。这三个人全副武装，气势汹汹，似乎没有什么害怕的意思。不过雾太大，看不清。其中一个动了动想要从女人的侧翼包抄过去，他的身形在雾中露了一下。女人的枪口一下子对准了他。

“别动！呆在原地。”

但是另外一个离她最近的家伙不屑地“哼”了一声，也往前挪了一步。

“我说，你就算了吧。”

听到这话，女人掉转枪口，顶住了这家伙的脸。

“那得你先算了。”

萨维吉知道女人的判断没错，那家伙准是三个人里的头儿。

他轻轻地往左移了移，以便将三个人都纳入射程之内。那个头儿摇了摇脑袋。

“你不会开枪的。”

这时传来了萨维吉的声音：“但是我会。”

萨维吉从树林中跃了出来。女人惊呼一声，犹豫着将枪口调转过来，对准了萨维吉。三个男人看到萨维吉手中拿着枪，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那个当头儿的问：“你是谁？”

萨维吉没有理他，只是说道：

“放下你们的武器。”

三个男人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

“还不快点儿!”

头儿咧了咧嘴，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好吧。”

他这是假装投降，萨维吉的手指紧紧地抠着扳机。那家伙的枪口猛地往上一抬，想打萨维吉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萨维吉的枪已经响了。那个想从侧面包抄的家伙这时也想举枪还击，但他既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胆量，枪法不准动作又慢，萨维吉一枪就结果了他。见此情景，第三个人吓得一下子扔掉了武器，高举着双手，仿佛是在向对方表明自己投降的诚意。

“不要开枪！求求你了，不要开枪！”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什……什么？”

“有多少人？”

“三个！我发誓！就我们三个！”

萨维吉的枪响了，这家伙也应声倒下。萨维吉立刻又检查了一下倒在地上的三个人，发现其中一个还没断气，又补了一枪。然后他转过身来对女人说：

“你没事吧？”

她打量了他一下。

“没事。”

“在这儿等着别动。”

从昨天黄昏到今天清晨，萨维吉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并没有发现附近有什么别的武装团伙，但还是小心点儿好。他静悄悄地从后面的那条小道迂回过去，跳进灌木丛东面的一个小坑里，极目向北望去。小道上什么也没有。他又爬上对面那块高一些的山丘（他刚才就是从那儿下来的），仔细地观察着下面的山坡。远处和近处都没有什么。他这才放下心来，知道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他把刚才藏在那里、准备一旦打起来时用的卑尔根枪捡了起来，回到女人那里。



她还是那个姿势站在那里，双手紧紧地握着枪，脸上带着一种不信任的神情。她身后一辆很大的手推车斜倒在路边，前轮已经陷进了泥里，车上的铺盖卷和其它一些东西抛洒得到处都是。“你最好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他说，“我们得离开大道。”

“你是谁？”

“约翰·萨维吉。”

“你是政府军里的人吗？”

“……不完全是。”

他到底属不属于政府军队呢？这个问题萨维吉自己也不清楚。

“不完全是是什么意思？”

“别管他了。你知道，那边有座房子，大约走三个小时就能到那儿，在西边。”

根据他的经验知道这些老百姓更习惯于用时间而不是用公里数来计算路程。

“一座房子？”

她还是一脸的狐疑。萨维吉能够理解，她很有可能认为萨维吉救了她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于是他说道：“那儿还有别的几位妇女。还有一名医生。”

“还有医生？”

她脸上浮现出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

“是的。有什么事吗？”

“有事也已经晚了。”

“是什么事？”

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是打算去首都的。”

“我明天一早会送你去。”

“送我去？”

“对，我的工作就是送人们去首都。”

是的，简单地来说，他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送这些人去首都。那个女人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手去收拾行李，萨维吉只好催一

催她：“我们没有时间了。”

她终于下了决心。

“我得先忙完手头的这点儿事。”

“那么就快一点儿，越快越好。”

说完他就走过去搜查死了的那三个家伙。

三个人的武器中只有那个当头儿的枪还值得一用。那是支新型的突击步枪，只不过一直没有清洁、保养过。萨维吉推测这支枪，连同此时正斜挂在他胸前的子弹袋，还有这件迷彩衣，都是这个已经死了的家伙从另外一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这么好的枪一定要定期保养，看着它落到了这个地步，萨维吉不禁感到有些难过。

他动手把这支枪解下来。这时他背后传来了“噌噌”的挖土声。这声音让他不由得同情起这个女人来。她必须要忍受这些痛苦，这个不幸的女人。她昨晚挑选露营地时太粗心大意了，肯定没注意到那三个家伙就在附近。趁着天黑或是清晨有雾进行偷袭的话是很难被发觉的，而这些残暴的匪徒精于此道。

萨维吉绕过推车，看见那个女人正在挖一个窄小的坟墓。坟墓旁边躺着一具男孩子的尸体，大概有十四岁吧？萨维吉总是看不出孩子的年龄。女人抬头看了看他，又继续默不做声地挖了起来。萨维吉问道：“你的孩子吗？”

“已经不是了。”

出于礼貌，他说道：

“我很难过。”

“你有什么难过的呢？”

她真是不近人情。

“要我帮忙吗？”

“不用。”

萨维吉见过的悲惨事情太多了，他现在已经对此没有什么感觉。

他动手擦那支刚得到的步枪，然后又给它上了油。

他把弹盒也卸下来擦干净，重新装上自己的子弹。并不是因为

他觉得山里会有什么危险，只不过是——他本来以为最后这趟巡逻不会碰上什么人的，结果却找到了这个女人。她最起码也应该随身带杆好用的枪呀。

他把子弹袋从死了的那家伙身上拽下来。虽然他信不过别人的子弹，但也不能把它们留给其他人。

忙完了这些事，他又抬头看了看那个女人，她已经把儿子的尸体掩埋得差不多了，只留下头部还没有盖上土（人们总是想多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她的手指在孩子的脸上摸索着，嘴里念叨叨地说着什么。然后她拼命地把剩下的土全都堆在孩子的头上，使劲用脚踏平。她抬起头来看着萨维吉。

“能找到石头吗？”

“石头？”

她“哼”了一声，扔掉手中的铲子，径自走到旁边的一个凹地里面去找石头，她这是要给坟墓做个记号。女人的行为已经开始让萨维吉觉得不耐烦。一阵阵的雾吹过来，不就是死了一个人吗？用得着这么隆重吗？这也太奢侈了点儿。女人终于找齐了石头，把它们分别压在坟墓的四个角和头部的位置。萨维吉问道：“你忙完了吗？”

“是的，完了。”

她的话音里充满了厌恶。萨维吉对她说：“拿着这个。”

萨维吉递过那支刚刚擦好的步枪，但是她还是从推车上拿起了她自己的那支猎枪。

“我用猎枪更顺手。”

“不行，猎枪不行。拿着这个。”

女人看着他，非常平静地说：“用猎枪的话，我瞄得准。”

“但是用这支枪的话，你能打二十发，而猎枪只能打两发。快点儿，拿着！”

他猛地一下把那支枪塞在她的怀里，女人不得不伸手接住，而他则顺势把那支猎枪夺了过来。女人说道：“慢着！”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悲伤，说：“我根本不会用这种枪！”

“我会教你的。”

萨维吉知道这支猎枪可以让她想起过去的那些时光，也许这支枪以前是她丈夫的。让她好过点吧，萨维吉于是说道：“我不会把这些能用的武器留给那些渣滓的。”

女人看了看地上的那几具尸体，点了点头。

她肯定要后悔的，但在她后悔之前萨维吉已经把那支猎枪狠狠地朝旁边的一棵树上一摔，使它已经没法再用。他如法炮制，将歹徒身上的其它几支枪也摔烂，然后一使劲，狠狠地插在这些生前无恶不作的死尸身上。

女人转身开始将一个背包里的东西往另一个背包里腾。她跟儿子先前肯定没把装备放在推车上，而是各背了一部分，以防两人走失或是推车被抢。这样做很聪明，萨维吉不由得心里暗暗地夸起这个女人来。他说：“推车上有什么东西要拿吗？”

他边说边走到推车那儿准备帮忙。女人好像这才注意到似的，她看了看，说道：

“没什么要拿的。”

车里的东西一目了然。都是些精挑细选的必需品，码放得很合理，而且都是用塑料袋装好，再放到盒子里，盒子外面还贴上了标签。活儿干得不赖，萨维吉也没感到吃惊，他看得出这个女人是个勤快的人，她凡事都会做得井井有条。萨维吉问道：“什么都不拿吗？要不要带些……随身用的必需品？”

她很疲惫地笑了笑，说道：“那些东西现在都用不着了，萨维吉先生。”

这句话让萨维吉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对她丈夫和儿子的死、对她损失的这些财物负责似的。女人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把那个倒空了的背包也放在推车上。萨维吉推起这辆车，把它藏在树丛中最隐蔽的地方。他这不是留着给自己用，而是怕万一其他歹徒会发现这些物品。隐藏好推车后，他又走到女人那儿，说道：“都好了。”

又一副重重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一支新型的轻突击步枪，几乎没有什么后坐力，而且还可以自动连发。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要把它放在这个档上。”萨维吉把步枪外壳上的选择杆指给她看了看，“拨到这儿是安全状态。往上推，”他把拨杆转了九十度，“这样就可以单发。拨到中间，”他又转了一下拨杆，“这样就可以连发。拨到尾部，”他已经把拨杆又转回了原位，“平时一定要把它拨到这个位置。这点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休息的时候还是行军的时候。”这点可非常重要，萨维吉想，因为你可是——一直跟在我后面走，万一枪走火的话，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到了非开枪不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只用单发射击，而且瞄准的时候要瞄得低一些，要瞄准目标物最宽的地方。明白了吗？”

“全都明白了，萨维吉先生。”

听她这口气好像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似的。萨维吉担心她是不是对自己的生命有点儿无所谓了。

“你走在我后面，距离我不能超过二十五米。我走你就走，我停你就停。如果我趴下，你就趴下。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话，就什么都不要做。我会过来帮你，好吗？”

她点点头。

“时刻注意观察我们的后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向左，向右，再向后。左，右，后。全看你的了。”

最后一句话是假的，看起来她也没把这句话当真，不过她还是说了声：“放心吧。”

“有问题吗？”

“没有。”

“背好你的包。”

萨维吉帮她背好背包。这比他自己背上背的包轻得多，萨维吉的包很少有轻于八十磅的时候。他把死了的那个歹徒头儿身上的子弹袋顺着尸体的左肩拽下来，女人把它背在了自己的身上。看着她武装得结结实实的样子，萨维吉觉得很高兴，他说：“不要用那里的子弹。我会从我的弹药里分一盒子弹给你的。”

他们开始爬山，雾渐渐散去，能见度也大起来。起初他还总是不时地往后看一眼，以确保背后的安全。不过女人肯定意识到了他的这种不信任，并且对此很有些怨愤似的，每当萨维吉回头看时，她便毫不掩饰地用有敌意的眼光看着他。

她倒有些天生的行军打仗的才能。在这高低不平、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她竟然走得很平稳，而且毫不费力。当他们终于爬上山顶时，萨维吉虽然还不敢完全信任女人的作战本领，但心里已经不得不认可她的这种天生的作战能力了。

这片高地并不是太难走。沾满了灰尘的草地，高低不平的山丘、低地，还有一道道山脊，看起来并不算很陡峭，不过跟其它一些小山丘相比还是难走得更多。这已经是萨维吉的地段，不过他还是提高警惕，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着。他们一路都是往西走，以便远离大道。

天空中那层这些日子来一直没有散去的阴霾如今变得更厚、更低了。虽然最近偶尔又可以见到微弱的阳光，但萨维吉知道今天是不会有了。前些日子曾有几道阳光穿过这层厚厚的阴霾，带给他们短暂的光亮，但今天即使是那几道微弱的光线看起来也见不到了。而且，通过他这些日子对头上这片突然间变得十分古怪的天空的观察，他越来越确信虽然那件可怕的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四季的变化，但雨季最迟再过十天也会到来的。

对他来讲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雨季一来他就会被陷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是最好。不过等他们到家后，他还是要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大家。

他们已经走了五十分钟，萨维吉说道：“现在休息十分钟。”

女人似乎并不想休息。萨维吉对她说，“坐下，把背包放下。”

她似乎没有听到萨维吉的话。长途跋涉虽然辛苦，但也许这种肉体上的磨难能减轻她内心的痛苦。出于同情，萨维吉说道：“再怎么折磨自己，他也不会活过来的。”

女人打量着他，带着揶揄的口气说道：“没想到你还是个心理

医生呢，萨维吉先生。”

“我只是个战士。”

“但你不属于政府军，肯定不属于。”

“坐下，休息。”

萨维吉选的休息地点是位于两个山脊交汇处的一个不太高的小山丘，这里既可以将四周的情况尽收眼底，又可以使敌人的偷袭无法得逞。尽管如此，萨维吉还是时刻留心着四周的动静。

女人离他远远地坐了下来，很明显地对萨维吉保持着距离，这让萨维吉心里感到有些不舒服。女人一坐下就从背包里拿出个塑料瓶，里面看起来装的是水。萨维吉说：“还没到喝水的时候。”

女人一句话也没说便老实地把瓶子放到自己的两脚中间。萨维吉说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女人总是称呼他“萨维吉先生”，这让他想起自己还没有问过对方的名字。

“我叫安妮，姓帕吉特。”

“听我说，帕吉特夫人——”

“叫我安妮吧。”

她这么说当然不是想对萨维吉表现得友好些，不让对方称呼她“夫人”只不过是因为她现在已经是孤身一人。她好像故意要把这点说明白似的又加了一句，“我已经没有亲人了。”顿了一顿她又说道：“怎么会是这样。”

多少人的命运不都跟你一样吗？萨维吉想着，问道：“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吗？”

“是从卢尔港来的。”

他在地图上查了查。

“卢尔港……从这儿往北一百英里的地方？”

“差不多吧。”

“你真了不起。”

“真的吗？”

她肯定想起了她儿子的死。萨维吉接着问道：“这些日子受了

不少苦吧？”

“不管什么苦、什么危险我们都能挺过来的，可是最近十天……”

“是的，最近那些歹徒们都在向北逃，好避开大路，因为政府军正在沿大路清理他们。”

“政府军终于开始为我们做点儿什么了，这个消息让我真是激动。”她看着萨维吉，接着说道：“我应该谢谢你。”

“不用。干吗现在要去首都呢？”

推车上的那些生活必需品还是很充足的，都已经熬过了十四个星期了，照理说他们应该能坚持下去，照广播里说的那样呆在原来的地方，政府军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只听女人说道：“我儿子病了，所以我想带他去首都。”

萨维吉不想就此问题继续谈下去。这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而且很明显，这样做也只能加重这个女人的悲伤，那样的话她说起话来会更尖刻。他于是只是随便地答应了一声，“噢。”他从别扣上取下一瓶水，拧开瓶盖，递给了女人。只要萨维吉一出门，他总是在腰带上别两瓶水，同时还要别上两盒步枪备用子弹以及十份勃郎宁自动手枪子弹。

“这水可能比你的水新鲜些。”

“不会的，除非这是今天早晨灌的。”

“不，是昨天晚上灌的。”

“我的也一样。”

是从同一个水源灌的，没错，因为他找到这个女人的地方正好是伊斯特河跟大道相交的地方。女人举起自己的瓶子准备喝水，萨维吉忙说道：“小口喝，不要大口吞。”

女人瞪了他一眼。

“我虽然是个女人，这点也还是懂的，萨维吉先生。”

其实萨维吉这样指导她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只是一名老百姓，不是一名军人。女人喝完水，小心细致地把瓶盖拧好，就像萨维吉平时做的一样。



他们默默地坐着。萨维吉并不害怕沉默，他也不害怕独处时的孤独，同样也不害怕每天要忍受的那些烦恼。过了一小会儿，女人指了指那些点缀着稀疏绿色的小山。

“已经有不少了吗？”

“你是说无害的土壤？”

“就算是吧。”

这片无害的土壤不知已经害死了多少人，他听出了女人话中那讽刺的意味。

“我也不清楚。这地方大约有四十英里宽，往北有一百英里长，这你也知道。往南则一直延伸到海岸线那儿。”

“噢，是的，通向首都。”

她把“首都”两个字说得很响亮，但却听不出有什么向往之意。萨维吉说道：“东边，据我所知，完全是一片废墟。”

“没错。”她望着东方，看起来那地方还是让她无法忘怀。

“完全是。”

“西边是沙漠，沙漠的北面和南面也是废墟。至于沙漠的那边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其实他还是知道一点的，不过这与这个女人无关。只听女人说道：“那将是最终的胜利，如果能越过去的话。”

终于又可以上路了，这让萨维吉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有可能碰到政府军向北挺进的部队，不过萨维吉可不敢奢望在这之前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不遇上任何歹徒。

他现在向西北方向走。得快点到那个山谷，山谷的那边就是他的那座固若金汤的房子。女人现在还能跟得上，能一直保持警惕，不过等他们走了三个小时之后她肯定会感到疲惫不堪。如果那时候能走到山谷那儿就好了：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沿着山谷走，那条路要好走得多了。最近几个星期大路的西边没有什么歹徒出现，不走山路走平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风险。